



有時想想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狂妄的法西斯德國豈不是被打落花流水？是屍骨無存。而毀滅德國的控制慾「病因」早在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，就十分明顯了。美國史學家芭芭拉·塔奇曼在《八月砲火》中披露，當時德軍威爾遜與比時首相「不站到我這一邊來，我只好唯戰告終是命了」。他向我這美國人說的是，歐洲一些君主把他的話當耳旁風，「要不了多久，有我偉大的海軍作後盾，我的話就有人洗耳恭聽了」。洗耳恭聽一絕對是自謙用語，卻被德皇當作威脅警告之言，真夠絕的。當然，也「一病」得不輕。

同樣在歐洲，被傳為佳話的是半個多世紀後的匈牙利領袖卡達爾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政治動亂，事後執政黨領導人卡達爾為了收拾人心，呼籲全國和諧，推行團結路線，提出「暖人心」口號，「誰不反對我們，誰就是和我們站在一起」，產生極佳效果。與此同時，一些思想僵化的執政者、教條主義者卻不反省自己惹下的場天大禍，念念不忘推行清算政策，主張窮追猛打「不和我們站在一起」的群眾，最終自己已被人民拋進了歷史垃圾堆。

德皇威廉與匈牙利領袖卡達爾都進入了歷史，但因他是政治人物，他們留下「遺產」不為一般人所重視。威廉的狂妄、卡達爾的謙卑，遠沒有寫進培養品格或薰染格調的人生教科書。當下一批人仍不明白，為今天的幼兒園裡，仍有孩子要求周圍小朋友都服從他（她），乖乖做跟班，儼然就是小小獨裁者或專制領袖。

好在生活本身在教育或教訓人們，挫折也會使狂妄者懂得收斂。另外頗重要的是，作為「精神病毒」的權力慾與控制慾，在正常人身上存在時間也不大長，像小兒麻痺那樣發作過就消失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謙卑、誠懇之類品格一直在理性社會中發揚光大，並成為主流。

古楚國來的戰士

許定銘

原名袁德星，從「古楚國來的戰士」楚戈（一九三二）是湖南汨羅人，他今天已成為國際知名的藝術家與藝術家，深受藝術界的推崇。而一九六二年為《文藝》繪插圖的楚戈，其實只是位軍中的小兵。石慢在談楚戈作品的《邁向「現代中國繪畫」之路》（見《詩藝藝術事業版》「楚戈作品集」，一九九一）中說：楚戈的作品深受西班牙畫家米羅（一九三三）及保羅克利（一八七九至一九四〇）的影響。「光是最簡單的線條本身，便有充分的表現張力，放手施為，便可完足地創造出具有自我內在意義的世界……楚戈自己所著迷的克利風格時色，原來也正是他自己的藝術中最根本的要素——綿延不斷的線條」。

楚戈當年的這些速寫線條畫，據說都是在軍中聽訓話或開會時隨手繪畫的，而且隨畫隨發表，大多沒留底稿，而他近年所出的畫冊中，多是色彩鮮艷斑斕的水墨，則《文藝》中所載的近百幅線條素描便更為可貴了。

我欣賞畫畫的三大要點是：色彩、構圖和動感。大家請看附文這幅畫：一位身形瘦削的男子，背握雙手垂頭喪氣的朝日落日慢走，他的失意、沮喪，盡在垂頭、彎背之中表露無遺，從不斷的一「之」字路中傳遞給讀者，令讀者也為他嘆息。這是袁德星為曹原的小說《代罪的羔羊》而繪的。

在現實生活中，精神賄賂不少見，不少人不僅被它擊中了，而且樂在其中而不知反省，而精神賄賂不過是張口閉口之間的事情，既能讓人高興又不必破費什麼且還能達到要達到的目的，於是行此道者也就絕非少數。略做想想就可發現，古今中外，精神賄賂實在是種極為普遍的事情。而且越是在世風不清的時候，它的市場就會越大。一些奸臣的得勢，一些投機鑽營者的得利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可以說，就是因為精神賄賂的得逞。

精神賄賂有種種的具體表現形式，但那個關於賣高帽子的笑話可以說是切中其要害。本來是極一般的話，卻說是「一句頂一萬句」，本是極平常的事，卻讓吹成千古偉業，本來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卻被說得神乎其神，本是一種潰爛，卻要說是艷若桃花，如此等等，旁觀者已要噴飯，可吹捧者還一個勁地吹，被捧者還大感受用，事情就是這樣地怪。

更有一種，是互吹互捧，例如一部作品，本也平平，但卻要說成什麼傑作什麼不凡響，而且彼此吹捧，投桃報李，吵得天翻地覆，這種情形，特別在文化娛樂界，真可謂是所在多多。這實際上正是在互互精神賄賂。

精神賄賂的危害甚大。人愛聽好聽的這沒什麼可奇怪的，在一般應酬和喜慶之際，說吉祥話和表示讚賞並無什麼不可，這也是一種人之常情。但精神賄賂就不像人們日常生活中道喜致賀那樣簡單了，因為精神賄賂是衝著權力和某種圖謀而來的，是直奔腐蝕靈魂這一目標的，在這種時候，豈可把它視為小事一樁！特別是，當它已在嚴重污染社會風氣時，又豈可視無睹！

所以，鄉忌在遭遇精神賄賂時能保持清醒的頭腦，這實在是可貴的。尤其是，他不僅自己沒有因此而飄飄然，而且能舉一反三，由此想到國家的治理，向齊王進諫，指出「王之蔽甚矣」，從而使齊王能廣開言路，除蔽改過，興國強邦，個中道理和境界，應當說於我們實在是大有啟示意義。

精神賄賂，有物質的，有精神的，對於物質賄賂，人們容易看得一清二楚，所以，說得較多，而且表現出了對它的極大反感和鄙視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但與此同時，我以為，對於精神賄賂，也需要給予重視並予以抨擊，因為雖然物質賄賂也是腐蝕人的靈魂的，但精神賄賂則是直接針對人的靈魂的，有着更大更強的腐蝕性，所以，極有必要對它說上一說。

說到精神賄賂，使我想到了《鄒忌諷齊王納諫》。在這篇文章裡，可謂極言盡精神賄賂的起因、特點、目的和危害，叫人至為深思。本來，鄒忌雖然「形貌昳麗」，但與徐公相比，卻是「弗如遠甚」，但其妻及其妾和別的客人，均異口同聲，說徐公頂不上他。為什麼會這樣？鄒忌「暮寢而思」，想清楚了箇中緣由，這是因為妻偏愛他，妾畏懼他，客有求於他，所以就不顧客觀實際，說他愛聽的，讓他高興。可以說，這些人這樣作的起因和目的雖有所不同，但就其實質看，其妻其妾卻都是在對他進行程度不同的精神賄賂。因為奉承，討好，給戴高帽子，灌迷昏藥，正是精神賄賂的特徵和主要方式。至於危害，則是使人找不到，喪失警覺，自我感覺良好，蒙在鼓裡，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吃幾碗乾飯。所以，可以說，精神賄賂是糖衣炮彈。它讓人吃的時候很舒服，甜滋滋的，結果在不知不覺中，忘乎所以，以為自己真的如被讚美的那般了不起。這告訴我們，精神賄賂確實是個很可怕的東西，值得人們引起警惕。

在現實生活中，精神賄賂不少見，不少人不僅被它擊中了，而且樂在其中而不知反省，而精神賄賂不過是張口閉口之間的事情，既能讓人高興又不必破費什麼且還能達到要達到的目的，於是行此道者也就絕非少數。略做想想就可發現，古今中外，精神賄賂實在是種極為普遍的事情。而且越是在世風不清的時候，它的市場就會越大。一些奸臣的得勢，一些投機鑽營者的得利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可以說，就是因為精神賄賂的得逞。

精神賄賂有種種的具體表現形式，但那個關於賣高帽子的笑話可以說是切中其要害。本來是極一般的話，卻說是「一句頂一萬句」，本是極平常的事，卻讓吹成千古偉業，本來沒有什麼了不起，卻被說得神乎其神，本是一種潰爛，卻要說是艷若桃花，如此等等，旁觀者已要噴飯，可吹捧者還一個勁地吹，被捧者還大感受用，事情就是這樣地怪。

更有一種，是互吹互捧，例如一部作品，本也平平，但卻要說成什麼傑作什麼不凡響，而且彼此吹捧，投桃報李，吵得天翻地覆，這種情形，特別在文化娛樂界，真可謂是所在多多。這實際上正是在互互精神賄賂。

精神賄賂的危害甚大。人愛聽好聽的這沒什麼可奇怪的，在一般應酬和喜慶之際，說吉祥話和表示讚賞並無什麼不可，這也是一種人之常情。但精神賄賂就不像人們日常生活中道喜致賀那樣簡單了，因為精神賄賂是衝著權力和某種圖謀而來的，是直奔腐蝕靈魂這一目標的，在這種時候，豈可把它視為小事一樁！特別是，當它已在嚴重污染社會風氣時，又豈可視無睹！

所以，鄉忌在遭遇精神賄賂時能保持清醒的頭腦，這實在是可貴的。尤其是，他不僅自己沒有因此而飄飄然，而且能舉一反三，由此想到國家的治理，向齊王進諫，指出「王之蔽甚矣」，從而使齊王能廣開言路，除蔽改過，興國強邦，個中道理和境界，應當說於我們實在是大有啟示意義。

自由談

精神賄賂

智秀璵

醉書亭

醉書亭

馮進

比利時一日遊

布魯塞爾

布魯塞爾

布魯塞爾一景

布魯塞爾一景

布魯塞爾一景

布魯塞爾一景

控制慾

馮進

有時想想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，狂妄的法西斯德國豈不是被打落花流水？是屍骨無存。而毀滅德國的控制慾「病因」早在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，就十分明顯了。美國史學家芭芭拉·塔奇曼在《八月砲火》中披露，當時德軍威爾遜與比時首相「不站到我這一邊來，我只好唯戰告終是命了」。他向我這美國人說的是，歐洲一些君主把他的話當耳旁風，「要不了多久，有我偉大的海軍作後盾，我的話就有人洗耳恭聽了」。洗耳恭聽一絕對是自謙用語，卻被德皇當作威脅警告之言，真夠絕的。當然，也「一病」得不輕。

同樣在歐洲，被傳為佳話的是半個多世紀後的匈牙利領袖卡達爾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政治動亂，事後執政黨領導人卡達爾為了收拾人心，呼籲全國和諧，推行團結路線，提出「暖人心」口號，「誰不反對我們，誰就是和我們站在一起」，產生極佳效果。與此同時，一些思想僵化的執政者、教條主義者卻不反省自己惹下的場天大禍，念念不忘推行清算政策，主張窮追猛打「不和我們站在一起」的群眾，最終自己已被人民拋進了歷史垃圾堆。

德皇威廉與匈牙利領袖卡達爾都進入了歷史，但因他是政治人物，他們留下「遺產」不為一般人所重視。威廉的狂妄、卡達爾的謙卑，遠沒有寫進培養品格或薰染格調的人生教科書。當下一批人仍不明白，為今天的幼兒園裡，仍有孩子要求周圍小朋友都服從他（她），乖乖做跟班，儼然就是小小獨裁者或專制領袖。

好在生活本身在教育或教訓人們，挫折也會使狂妄者懂得收斂。另外頗重要的是，作為「精神病毒」的權力慾與控制慾，在正常人身上存在時間也不大長，像小兒麻痺那樣發作過就消失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謙卑、誠懇之類品格一直在理性社會中發揚光大，並成為主流。

比利時一日遊

比利時一日遊

布魯塞爾

布魯塞爾

布魯塞爾一景

布魯塞爾一景

布魯塞爾一景

布魯塞爾一景

鬼城見聞

霍無非

「巴江上峽重復重，陽台碧嶂十二峰」。豐都境內的名山，鎮守在長江之濱，以一山當關之勢，俯瞰江中往來行船，與對岸的豐都新縣城隔江相望。

名山之上有一鬼城。傳說西晉以來，這裡的廟宇亭台漸多，香火瀰漫，成為人間談之色變的「陰曹地府」，寄託靈魂的所在地。最早認識鬼城，來自民間「趕屍」的傳說，香港電影中面無血色，身着清代官服的屍屍雙臂前伸，一字列隊蹦蹦跳跳，跟着「趕屍」人走東闖西，於滑稽中多了幾分神秘感。

沿拔線掛翠，濕潤清涼的山間上行，過呼哈祠、財神殿、藥王殿等建築，就來到奈何橋前，奈何橋建於明永樂年間，由三條石拱橋組成，中間的橋來時走，據說男左女右（腳）三步過橋面，就是行善的好人。兩側的橋返回過，左邊的金橋能升官發財，右邊的銀橋會帶來健康平安，應了長廊的那副聯語：「奈何橋三步跨過知爾是善是惡，金錢路一氣走通賜汝發富發福」。奈何橋後面的寥陽殿，是鬼城名山的主建築之一，前殿有臥佛，後殿有三世佛、文殊、普賢及衆多神態各異的羅漢金剛像，環繞四壁，天井下栽着一棵菩提樹，幾縷斜陽射進，給了幽暗的殿堂以光亮。

名山鬼城，有一些景物與鬼神的傳說沒有必然聯繫，有些牽強附會：寥陽殿旁一小亭「星辰破」，三百六十斤重的鐵墩，是男勇士的「試金石」，誰能把它提起，表明對妻子無二心，果然同行的勇士都不合格。不遠處的「成仙路」，共有三十三級台階，要求憋著呼吸一氣登上，結果許多人都在此「成仙」。玉皇殿前一塊石碑，刻有海瑞「壽」字手迹，筆劃多了一些，經人一點，才知這字由「生母七十」四字組成，傳說海瑞母親七十壽辰時，兩袖清風的海大人無錢籌辦，只能以字敬孝，但他並未在巴蜀做官呀，原來「壽」字是移植複製而來，在此「驚天地，泣鬼神」了。

廣州有一條婚紗街，街長不過五百米，卻聚集了近百家婚紗專賣店以及婚慶策劃、攝影、婚慶用品等各類婚慶服務店，為華南區最大的專營婚慶生意的交易中心。這像有着二十多年歷史的婚紗街，不僅見證了廣州青年籌備新婚禮的幸福甜蜜，還是內地婚慶市場的發源地。

近日，筆者走訪發現，婚紗街臨街的兩排旺舖，全是中高檔品牌婚紗店。店內裝修金碧輝煌，寬敞明亮，更加突顯出窗櫺中婚紗「模特」的高雅氣質。一窗之隔，兩道風景線。櫥窗內是進新新娘試衣照鏡時的美麗與自信，櫥窗外是熱戀情侶駐足欣賞的羨慕目光。身著華麗婚紗或晚禮服的「模特」，在各家小店門前，頂着太陽光，呈一字隊形排開。

據她介紹，婚紗街最早形成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當時聚居在廣州海珠區江南大道北的一批歸國華僑，因為與外界接觸頻繁，嗅覺敏銳，有門路，有生意頭腦，就在自家的花園、草坪上建起了幾家前店後廠的小型手工坊，賣婚紗。漸漸地來這裡買婚紗的人多了，知名度高了，便形成了婚紗街成行成市的規模。

經營婚紗店將近二十年的陳姨是婚紗街的老店主。據她介紹，婚紗街在內地的真正流行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。那時，廣州人只有受惠於香港的親戚朋友，結婚高潮期，婚紗都會被租賃一空，就連那些還未來得及洗滌乾淨的禮服也很搶手。現在的婚紗都是只買不租，全部量身訂造，中檔婚紗價格低至人民幣四五百元一套。

在陳姨的店舖裡，筆者看到了據稱是「鎮店之寶」的水晶龍鳳褂。穿褂掛出櫥，是廣東人一直保留的傳統習俗。此套衣服除了用金絲銀線人工刺繡而成的龍鳳圖案外，其衣領、袖口處還鑲嵌上了施華洛世奇水晶石，看上去熠熠發光，極盡奢華精緻。陳姨笑言，近幾年來，隨着人們消費水準的提高，中高檔次的婚紗禮服越來越受歡迎。

廣州婚紗街的婚慶生意也從過去單一的婚紗銷售，發展成目前集婚慶策劃、攝影、婚慶用品於一體的一條龍「服務商業模式」。無論是嫁妝的置辦、新房的布置，還是婚禮儀式的出謀劃策、宴會場地的個性化布置，婚慶公司都能承接包辦。

作為華南規模最大的婚慶市場，廣州婚紗街不僅零售，也做批發。這裡的很多店主既是銷售商，又是生產商，在內地有自己的工廠，設計師團隊。因此吸引了內地乃至香港、台灣、東南亞、非洲等地的批發經銷商紛紛進貨，在海內外享有不錯的口碑與影響力。非洲顧客喜購鮮艷色和誇張款式的婚紗禮服；澳大利亞、新西蘭顧客喜歡時尚高檔的；香港澳門顧客則看重價格便宜，甚至會組團來「掃貨」。

目前，內地婚慶市場的蛋糕越做越大，並帶動了婚紗攝影、美容美髮、首飾禮品、煙酒餐飲等眾多相關產業的發展。有資料表明，近年來，內地每年約有一千萬對新人登記結婚，每年因結婚產生的消費總額高達三千五百億元。預計今年內地的婚慶綜合消費能力也將達數千億元。

廣州婚紗街的舖租儘管年年漲，卻依然供不應求。今年，婚紗街臨街店舖的每月租金已漲至每平方五百元至一千元，仍然有很多商家願意續租，「死守」在這裡；也有越來越多大品牌的新店主進駐經營。因為，在廣州要做婚慶市場生意不能離開婚紗街。

自由談

精神賄賂

精神賄賂

精神賄賂

精神賄賂

精神賄賂

精神賄賂

精神賄賂

精神賄賂

精神賄賂

精神賄賂

精神賄賂